

游踪

时光缝隙中的大理石头艺术村



潘云松 文 / 图

隆冬时节的大理，苍山覆雪，洱海澄碧。从市区出发，沿机场路行驶约二十公里，再拐入海东方向一条蜿蜒的土路，城市的喧嚣便如潮水般退去，层层叠叠的绿植扑面而来，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滤去了尘世的杂音。循着这条土路前行数百米，石头艺术村便豁然出现在眼前。踏入村庄，这里的时间流速似乎被重新校准，变得缓慢而深沉。举目四望，高大的乔木伸展着灰褐色的枝干与绿色

的叶片，与修长挺拔的竹林，华盖般撑开的古榕交织成一片天然的穹顶。阳光穿过这些层层叠叠的屏障，在地上洒下斑驳摇曳的光影，随风轻轻晃动。村庄的建筑以最质朴的方式诉说着过往。清一色的青瓦土墙，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风雨剥蚀，呈现出一种斑驳而温润的质感，墙体多为就地取材的夯土与石块垒成，厚实稳重，冬暖夏凉，属于某个已经远去的年代。脚下的道路没有坚硬冰冷的水泥路，只有凹凸不平的石头路，或是被人与

岁月共同踩踏得平整发亮的土路。踩在上面，鞋底传来的触感瞬间将人拉回某种遥远的童年记忆：那个没有车马喧嚣，只有蝉鸣聒噪、泥土芬芳与外婆呼唤的悠长夏日午后。在一处正在修缮院落的院前，我们遇到了来自黑龙江的设计师刘师傅和本地白族匠人李师傅。三十岁出头的刘师傅来自黑龙江，他正和工人交谈。负责施工的本地老师傅，姓李，年约五十，古铜色的脸上精神奕奕，那是长期户外劳作与高原阳光共同留下的印记。“这个院子，还有附近的五六家，都由我负责整体设计和修缮。”刘师傅说话带着东北人特有的豪爽，“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很多房子屋顶都塌了，墙上长满杂草，但那种结构的美感，那种和时间对话的质感，一下子就抓住了我。”李师傅性情爽朗耿直。“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熟悉每一块石头。”他指指正在打磨榫头的工人，“干活的都是本村乡亲。”提起往昔，他目光略显复杂：“大概五六年前，这里差不多成了‘空心村’，最冷清时只剩一户人家常住，上百个院子空着，晚上静得只剩风声、野猫叫。”转折发生在六年前。几位来自北京、成都等地的艺术家偶然发现了这片被遗忘的村落。低得惊人的租金、绝佳的自然环境、保存完整的传统民居架构，以及那种与世隔绝的静谧，迅速在艺术圈子内传开。画家、雕塑家、音乐人、演员……陆续有人租下废弃的老屋，小心翼翼地开始改造。如今，石头村常住的三十多户人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。李师傅这

样的老匠人，从当年修建这些房子的参与者，变成了如今修复它们的守护者。他的手艺——如何夯土墙、如何选择石材、如何做榫卯——这些曾经被认为“过时”的技能，重新变得珍贵。这仿佛是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：原住民将守护故土的接力棒，递给了来自远方的“新村民”，而他们自己则以另一种方式，继续参与着这片土地的新生。艺术家们的到来，为这片几乎被时间冻结的土地注入了全新的气息与活力。他们租下废弃的老屋，改造过程遵循“最小干预”原则：只做必要的加固和修补，而刻意保留那些斑驳的土墙、褪色的木门、被岁月磨出光泽的石阶——这一切都承载着真实的历史质感。置身于此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乡愁清晰可辨。对李师傅和少数原住民来说，石头村承载的是充满烟火气的乡愁——童年戏水的溪流、夏日偷摘果实的果园、巷弄里熟悉的乡音；而对刘师傅和众多艺术家而言，石头村是他们为自己寻找的一方“净土”和“充电站”。他们来这里，是为了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，在自然的怀抱和历史的遗迹中，获得灵感与安宁。两种乡愁，在这片青瓦土墙间交汇共鸣。艺术家需要匠人的手艺来实现想象，匠人也在合作中重新发现自身技艺的价值。老屋因使用而免于坍塌，传统因需求而得以延续。石头艺术村像一枚被时光精心包裹的琥珀，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洪流中，为我们保留了一处可以安放乡愁、回望童年、想象另一种生活速度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指尖上的凤仙花

姚静

自然界里所有的存在都负着使命，每一朵花的盛开都是有助益的。不同的花木，需求不一样，有的喜阴凉，要汲取水分；有的耐干旱，需索讨阳光。开在阴凉处的花儿静雅，开在干燥地的花儿灿烂。常见凤仙花开在篱落墙脚，除了一抔泥土，再无所求，显得低微谦下。在花的世界里，它确实不起眼，花株矮，花朵小，不香，不艳。在缤纷的花圃里明显处于劣势，是随时有可能被主人连根拔起，淘汰掉的。于是凤仙花聪明地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，它的花瓣中含有红色的有机染料，添一点媒染剂就能浸染到指甲上，可以让指甲“一夜深红透”，因此人们又叫它“指甲花”，仿佛它是专为女人们点染指甲而生。爱美的女人修饰自己是从头到脚，到指尖，连发梢也不肯饶过的。手被称为女人的“第二张脸”，怎能不细心呵护？纤纤玉手，尖尖十指，会赢得“手若柔荑，指如青葱”的赞美。美甲文化自古有之，用凤仙花包染指甲是其一。采来

凤仙花的花瓣，捣碎，加少量明矾或盐，然后把捣碎的花瓣敷在指甲上，再用叶片仔细包裹起来。第二天拆去洗净，就看见十个红艳欲滴的指甲了。整个过程优雅娴静，满溢温馨。艳如玛瑙的十个指甲藏在衣袖下闪闪烁烁，如点点桃花翩飞，愈发显出女子的妩媚娇柔来。凤仙花是旧时闺阁必备之物。大户人家的花园，小户人家的院落，贫寒农家的篱笆墙脚，只要有女孩的人家都会栽一两丛凤仙花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里也种了一片凤仙花。第三十五回写宝玉挨打之后，贾母等一干人前去探望。从怡红院出来时，遇到史湘云、平儿、香菱几个正在山石边掐凤仙花。她们掐了花去必然是用来染指甲了。第五十一回写晴雯生病，请了大夫来瞧。大夫见她从幔中伸出来的手上有两根指甲，足有三寸长，尚有凤仙花染得通红的痕迹。足见《红楼梦》里从小姐到丫鬟都爱用凤仙花包染指甲，此花在女人堆里备受欢迎。凤仙花鲜红的浸染是渗透到指甲的组织里去的，透出来的红艳晶莹剔透似天生一般。用

凤仙花包染过的指甲不会褪色。新指甲一点点生出来，推着染过的红指甲一点点往外长，一点一点“剪”掉，最后只剩指尖上一弯新月似的红，算是凤仙花最后的告别。于是苍白的双手开始盼望下一个夏天，等待凤仙花再一次盛开。喜欢染指甲的女人，大多注重生活里细节的精致。现在有了指甲油，涂染方便，颜色又多，还可以在指甲上绘出各种精美的图案来。用凤仙花包染指甲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省去了捣凤仙花花瓣、裹敷指甲的麻烦，却也少了一份麻烦里的诗意和情趣。“要染纤纤红指甲，金盆夜捣凤仙花”，多么浪漫温暖的景致。在老旧的院落里，几丛凤仙花静静地开着。三两个女孩凑在一起，嘻嘻吵吵挑那开得最艳最饱满的凤仙花掐下，放在小钵里捣碎，细细裹敷到十根青葱似的手指上。或是在月亮地里，母亲哼着歌谣，把采来的凤仙花瓣耐心捣碎，为娇小的女儿裹染指甲。女儿举着十根被包裹起来的手指，一脸娇憨。

童年，青春，长长的岁月里飘忽着凤仙花的影子。它是一朵植根到我们生活中的花。它胭脂般的颜色染上指尖，顿时就有“十指纤纤玉笋红”“弹箏乱落桃花瓣”的诗情翻飞。凤仙花的种子也是极有趣的。椭圆的一枚蒴果，布满白色的绒毛，慢慢鼓胀成熟起来，用手指轻轻一碰，嗒地炸开来，里面细碎如菜籽的种子逃难似的向四方窜去，只剩下卷缩起来的果皮大功告成般垂在枝上。小时候无聊，常蹲在一丛凤仙花旁边，专找那鼓胀的蒴果去触碰，看它们一个接一个炮仗般炸裂。因为凤仙花的蒴果对触碰敏感，它就有了“别碰我”的花语。小小的凤仙花一直开着。自是不可小觑，世间万物，各有各的妙用。



大理掌故

孔雀胆的故事

母锡玛

元朝末期，云南发生了一出“阴谋与爱情”的历史悲剧，影响十分深远。抗战时期，郭沫若根据史料写下歌剧《孔雀胆》，引起轰动。元至正二十六年（公元1366年）春，元末农民起义军——红巾军攻陷昆明。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者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逃到楚雄，第九代大理总管段功起兵讨伐元军，西进危及自身利益，于是出兵援助梁王打退红巾军，维护了梁王在云南的统治地位。梁王为感激段功的救命之恩，奏拜段功为云南平章政事，并把女儿阿盖公主嫁给他，段功因此留在昆明，原配留在大理。段功握有重兵，梁王害怕段氏势力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在左右侍臣的挑唆下，猜忌段功有“吞金马，咽碧鸡”之心，遂起谋害之意。元至正二十六年（公元1366年）秋天，梁王授意女儿阿盖用孔雀胆去毒死段功。阿盖是一个美丽、忠贞、善良的蒙古族少女，她深爱自己的丈夫，但没有按其父授意施计，反而把内中阴谋坦告丈夫，苦劝段功尽快返回大理，并表示她本人愿意随夫一同前去，生死相伴。段功不听阿盖的劝告，部将杨渊海（今大理市人）也苦苦相劝，希望段功能早返大理，免遭不测。段功自以为对梁王有功，梁王绝不会加害于他，毫无戒备。一天，梁王邀请段功到东寺敬香拜佛，段功来到通济桥头，果遭伏兵杀害。段功惨死异乡后遗体被运回大理，安埋在大理三塔寺旁边。阿盖公主得知丈

夫被害的消息后悲痛欲绝，写下了一首血泪悲歌——《辞世诗》。写完这首诗后，阿盖公主以身殉情。1942年，从未来过大理的郭沫若被这段史实所感动，写出了著名的历史悲剧《孔雀胆》并在内地演出。郭沫若创作这个剧本时身居重庆，正值“皖南事变”发生一年之际。剧中讴歌了阿盖公主的善良与正义，谴责奸诈邪恶的梁王。剧本蕴含着民族团结的激情，在重庆等地演出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与共鸣，推动了“国统区”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，还宣传了大理文化。譬如《孔雀胆》第四幕“我一定要收拾东兵，飞撤西洱，联络金齿八蛮、大小车里、乌撒、乌蒙、白夷、白樊、保卫大理、点苍、拥立宝宝为第十代总管”，表达了滇西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。“孔雀胆”的故事是悲剧性的，而且是属于那种足以让人扼腕、让人沉思、让人灵魂颤动的悲剧——最卑劣的政治阴谋与最纯洁的男女爱情纠缠在一起，演绎出大理段氏与元朝统治者的“明世仇”。1961年9月，年近古稀的郭沫若来到大理，目睹了大理绮丽的自然风光，为这里许多动人的民间故事所感染，短短几天就写下了十首满怀深情的诗篇，表达了“明宵相约莫来迟”“期以明春不再误”的愿望，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来大理。孔雀胆的故事是云南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是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，展现出团结同心的义举与力量，折射出大理人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怀。

美食地理

鹤庆六合豆腐圆子

洪梅芬 文 / 图

在鹤庆县六合彝族乡的烟火里，藏着一道让人魂牵梦萦的特色美食——豆腐圆子。作为白族人喜宴上的压轴佳肴，它不仅是当地人的味蕾盛宴，更是承载着民族文化与乡土情怀的味觉符号。要做出地道的六合豆腐圆子，原料讲究一个“鲜”字。选用当地黄豆腐制的手工豆腐，细腻嫩滑，豆香浓郁。再搭配鸡蛋、肉丁、姜末、山药等食材，有的人家还会撒上一把葱花、添少许花椒粉，简单的食材碰撞，酝酿出独有的鲜香。制作过程更是充满了手作的温度。先将豆腐装入透气布袋，压上重物沥干多余水分，这样的豆腐才更容易成型。随后把脱水的豆腐放进石臼里捣碎，盛入大盆，加入鸡蛋、捣成绒状的山药、姜末，顺着同一个方向用力搅拌，直到食材充分融合，黏糯不散。最关键的一步，当数油炸。将搅拌均匀的豆腐捏成别具特色的三角体放入七成热的香油中。随着“滋滋”的声响，豆腐圆子渐渐变得金黄酥脆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刚出锅的豆腐圆子，是最诱人的



模样。咬上一口，酥脆的外壳率先在齿间碎裂，内里却是柔滑细嫩的豆腐馅，带着山药的绵软、肉丁的鲜香，一口下去，口感层次丰富，浓郁的香味在舌尖久久不散。在六合彝族乡，豆腐圆子从来不只是道菜，它是白族人办客事时的必备佳肴，是邻里围坐、分工协作的温暖见证，更是彝族饮食文化代代相传的鲜活载体。每一颗金黄的圆子，都裹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与温情。

生活笔记

巍山“元旦兰”

熊子罕

岁序更替，华章日新。新年伊始，大理巍山的一种滇草名兰——大雪素，便会争先恐后地吐露花蕊，像是踩着元旦的节气而来的，所以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“元旦兰”。大雪素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，明代养兰名士段宝福所著的《南中幽芳录》中就有关于它的记载：“段氏名花。多产于无量山。正月开花，株花二至四朵，叶七、宽四分，长尺余，如绵绵垂柳，萼淡白如玉，粗如箸，挺拔为上品，花瓣，洁白如雪，人字肩，宽两寸，舌淡白如腊而娟秀，花清香。”我与巍山元旦兰结缘是在八年前的一个元旦节，那时我还在驻村扶贫，村中有许多人家都有养兰的习惯，不为赚钱，纯粹就是爱好。有的农户则把它作为庭院绿化的最佳选择，从房头瓦沟，到半墙花台，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有那么几盆兰花，数量最多的是虎头兰、春兰和莲瓣兰。当然，老百姓最喜欢的还是要数这“元旦兰”，虽然现在它不值钱了，但它洁白如雪的花朵和“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”的寓意却很受当地彝族同胞的欢迎。元旦兰盛开的时候正是当地彝族人结婚办喜事最为集中的日子。虽然现在的结婚习俗受外界影响变化较

大，但正堂八仙桌上摆两盆元旦兰的传统却被新老两代人所认可，就算自家没有元旦兰，“相帮”弟兄们也会到隔壁邻居或者亲朋好友家搬两盆正在盛开的“元旦兰”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或者喜堂的正中间。良辰吉日，鞭炮齐鸣，家中长辈和往来的嘉宾端坐在两边的凳上喜笑颜开，一边品着瓜子花生，一边赏着兰花，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，别提有多开心。吉时一到，唢呐师傅移步堂前，一曲迎新的唢呐调后，洁白如雪的花朵似乎也读懂了曲中之意，轻轻地摇曳着，像几只前来祝贺的白鹤在绿叶间优雅地跳动着……从此，我对巍山元旦兰再难忘怀。“高洁不与俗花同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驻村结束，回到县城，我曾到城南市场买过两盆巍山元旦兰，也曾经到兰友家中分过几苗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一季花开后就都香消玉殒了。后来，村里的老人告诉我，元旦兰喜欢洁净的山泉水，浇不得城里的自来水，建议我用雨水或者井水洗。于是每次下雨的时候，我都会把新买的元旦兰搬到楼顶上，尽情地接受雨水的滋养，天晴后又赶紧把它搬回屋内，收效可谓立竿见影。如今，我栽的元旦兰已经分为三盆，叶间也已经发出了几枝洁白的花剑，元旦后就能欣赏到这期待已久的“元旦兰”了。

大理美



云雾缥缈下关城

冬日的早晨，天空碧蓝清澈，苍山顶白雪覆盖，云雾在峡谷和下关城间涌动，让这座小城如仙境一般。

[通讯员 王子文 摄]